

我是风筝你是线

金凝

转眼又是三月,春天来了。
想起一句歌谣: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

风软了,柳绿了,花开了,天空了,一只只纸鸢乘风而起,把沉闷了一冬的心情,一同带上蓝天。

风筝是什么?是对天空的向往,是对远方的凝视,是把自己暂时托付给清风的一场冒险。

是乡愁,是牵念,是无论飞得多高多远,都有一根线在心底牵着。

我愿自己是一只风筝,借着风,飞到半空中,看一眼墙外的春色,然后顺着那根线,安稳地落回地面。

中国的风筝,已经飞了2000多年,它是人们的乡愁。

最早的风筝,并非游戏。墨子斫木为鸢,三年而成,是人类最初的飞天梦想;鲁班削竹为鸢,飞天三日,是古人对天空最执着的向往。待到纸张出现,才有了纸鸢。

五代时有人在鸢首系上竹笛,风吹之声,如箏在鸣,风筝二字,从此落定。

它曾是军中信使,曾是宫廷雅玩,后来飞入寻常巷陌,成了中国人最温柔的春日仪式。

在我生长的江南,老人们不叫它风筝,也不叫纸鸢,他们叫它:鹞子。

逢着春日,你听乡间的呼唤:放鹞子去咯!那一声召唤,带着孩子跃跃欲试之心,带着对春天的无限欢喜。

鹞子飞起来的时候,孩子们在田埂上欢呼雀跃,老人们在屋檐下眯着眼睛望,那一眼望穿和望不穿的,是多

少个春天。

我总觉得古人最懂风筝的美。

高鼎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那是童年最清澈的模样:奔跑、欢笑、抬头、仰望,一只风筝飞起,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

寇准写: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那清风托起的岂止是竹骨纸身?分明是人们心底那份想要挣脱的渴望。

陆游亦写:竹马踟蹰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风筝从来不是柔弱的,它迎着风,顶着风,借着风,越是风大,越要飞,那是生命向上的力量,是不肯低头、不愿沉沦的倔强。

而我在鲁迅的《风筝》里,读到的一种遗憾。

少年时的鲁迅,嫌风筝是“没出息孩子的玩艺”,不许弟弟碰。可弟弟却偷偷躲在小屋里,扎一只蝴蝶风筝。竹骨刚成形,红纸条在风里轻轻颤,那是他整个童年最亮的光。

却被闯进来的哥哥,一把折断、踏碎。

多年后,鲁迅想道歉,弟弟却只是淡淡一句:有过这样的事吗?

他忘了。

可那只被碾碎的风筝,却永远留在时间里。

我的记忆里,也有两只特别的风筝,一只是我小时候,父亲给我做的;一只是儿子小时候,我给他买的。

父亲会挑最柔韧的竹条,慢慢削薄、削直。糊上白纸,再画上我喜欢的

模样。风筝做好的那一刻,我就攥着线,坐在家门前,等风来。

风一来,它就稳稳地飞起来了。

我在田埂上跑,风筝在天上飞,父亲站在我身后,他一会看我,一会看风筝。

风筝断线,即是永别。每次放风筝,父亲总要准备足够结实也足够长的线。

那时,我总以为,这样的春天会一直一直过下去,永远不会结束。

直到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的风筝飞走了。

后来,我做了母亲,又放起风筝。

儿子五岁那年春天,我在公园里买了一只蝴蝶风筝。

我握着儿子的手,教他放风筝:线紧了就把线放出来,线松了就收紧一点。

这些碎碎念都是父亲教我的。原来那些记忆一直在我心里,它每年都会在春天里复苏一次。

妈妈,你快看!飞起来了!儿子对着走神的我大呼小叫。

他拽紧着风筝的线,在草地上跑,跌跌撞撞,兴奋不已。

如今,儿子已是大人,他是我放出去的风筝吗?那根线还在我手里吗?

原来关于风筝的故事,不只有快乐,还有疼痛、遗憾、和学会放手。

我是风筝你是线。

风筝飞得再高,也有一根线牵着。人走得再远,也有一缕念想拴着。有些人不在身边,却从未走远。有些爱不言不语,却护了一生。

元宵夜不一般

(外一首)
吴华潭

糯米粉在陶盆里悠悠转着月光
指尖揉开一滩乳白的云浪
红豆沙裹进半瓶蜂蜜的诺言
掌窝搓出莲花般圆满的愿望
沸水咕嘟着捞起玉润的月亮
青瓷碗挨挤成温热的池塘
舀一勺家常日子慢慢浮起
不再向两地分映的窗霜怅望
牙尖轻轻碰破薄糯的纱帐
忽然淌出满匙融化的春糖
像含住不肯老去的江南
整年风雨在喉间蓦然流成香

席间热说闹海的红裳少年
甜雾里,目光掀起滔滔沧浪
那夜多想踏风火轮而去
轧过新修却显拥挤的厚唐
迎着灯潮回到龙脊蜿蜒的祠堂
闯入十年一遇人声鼎沸的乡关
也想借那柄烈烈火尖枪
焚尽田野恣意的芜草
与堆积溪两岸的陈年旧账
在野火和东风里静穆地涅槃
更想展开漫天绫万丈柔光
缠暖渐行渐淡的血脉
投入老君炉重铸九转
耐尽疾病与离分的炼狱
将生疏的称谓束回最初模样
缚紧背对而眠的良夜
标记通讯录里淡下去的名单
让断弦在绫罗中重续颤响
还想转动乾坤圈如月环
将叹息,关于汉语、针剂、契据与暮年的,越收越细
细成柳絮飘入青石巷
却把秧歌的腰鼓敲成春雷
把机械银翼的轨迹旋作星轨
把对,火星之问的喝彩
荡成永不停息的潮流

终究未曾借来一鳞半甲
只许那少年以澄澈藕身
携所有法宝驻进市井街巷
守着每扇窗内糯白的盼望
在岁岁浮沉的人间烟火深处
亮着一团不肯冷却、皎然的心光

春柳

梅透秘讯
春潜江南
柳树最先知

柳绽新芽
女婴睁惺忪之眼
被春光轻柔唤醒

柳色鹅黄
浙浙沥沥吮吸
让春雨喂得枝繁叶绿

柳枝婀娜
扭动少女腰肢
跳着轻快仲春圆舞曲

柳丝垂肩
美女对江妆容
被春风梳得飘飘欲仙

柳树亭亭
春天邀约的初恋
终于缠绵在温馨的怀里

阿晚

(小小说)
鲁承

阿晚似乎天生是个不安分的孩子。

在妈妈肚子里的那几个月,他就开始手舞足蹈,把妈妈的肚皮顶得一凸一凹的,仿佛要在里面练习十八般武艺。阿晚出生比预产期晚了半个月,钻出妈妈肚子的时候,并未发出与其他婴儿一般的哭声,而是双拳紧握,咬牙切齿的。于是,接生的医生在他的屁股上拍打了几下。阿晚的哭声也是有异于其他婴儿,只是“哎哎”了几声,让产房里的人都觉得有些稀罕。出生后的阿晚也是不安分的,半夜里会从床上摔到地板上,把父母从睡梦中吓醒。

等到10个月左右时,阿晚开始学爬行,平地爬行对他来说是没有障碍的。有一次,阿晚耍赖躺在地上,大人们也不惯着他,可待去找他时,却发现他已滚上3楼。原来,阿晚在楼梯上爬行,不仅可以从上往下,也可以由下往上的爬行,当然,与其说爬行,不如说是横着滚着上行,晚爸晚妈不得不佩服阿晚的本领。阿晚在玩玩具的时候,十分专注,晚爸晚妈叫他时,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偶尔发出几声简单的回应,让人弄不懂他到底有没有听到。待再稍长一些,阿晚开始玩滑板车,很快就玩得精熟,在狭仄

的客厅里来回穿梭,还不会碰到客厅里的家具,无论是前行还是倒退,坐着骑还是躺着骑,天天都能玩出新花样。

更让晚爸晚妈奇怪的是,明明已到了该学说话的时光了,可阿晚却只能简单地说几个词语的句子,不能完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晚爸晚妈想:是不是因为长辈照顾得太周到了,阿晚就不用开口说了,还是“贵人语迟”,阿晚是那种“贵人”吗?

转眼,阿晚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爸妈带他去幼儿园报名。阿晚见到老师也只会报上姓名,其他多余的话都没有,完全没有其他小朋友那样活泼。想不到一个星期后,阿晚向爸爸讲幼儿园的趣事,与小朋友一起做的游戏,还有幼儿园的零食等内容,让晚爸惊诧不已。之后,阿晚的语言能力如开窍一般,无论在什么场合,阿晚都成为说话的主角,以致于常常需被爸妈按住“暂停键”。在家里,阿晚常常痴迷于听《千字文》《百家姓》等内容,听得多了,不仅会背,更是从中识得若干的字。不久,阿晚竟能拿着书,像模像样地把故事书读给爸妈听。在听书的过程中,晚爸晚妈体会出了阿晚那种快乐的心情。

上小学后,阿晚的记忆力也是让家人惊异的。上过的课文,他骑着扭

扭车在客厅里边读边转上几圈后就能完整地背诵。背诵那些古代诗词,更是小菜一碟。有次抄写生字的作业,阿晚觉得内容太多,就抄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结果晚爸发现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事后,阿晚向晚妈告状,说自己身上全是“1”和“7”。晚妈撩起阿晚的衣服,果然看到了他身上的那些一丝丝的伤痕,觉得又可气又好笑。几天后,阿晚在最喜欢穿的那件白色的T恤衫上,写上“爸爸已经3天没有打我了”的字,变成了一件文化衫,全然忘记了所受的痛苦。

阿晚的兴趣还是在数学。他常对父母说,自己长大要当科学家。上数学课时,他基本不抬头看黑板,常常觉得老师讲得太啰嗦,已经听懂了还在翻来覆去地讲,有时就在底下画小猪,结果有次被老师抓了个正着。老师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阿晚答得正确无误,老师也是无可厚非。于是在阿晚的家庭作业本上,大部分都是盖着“免做章”的。此时,阿晚已拿着厚厚的奥数试题在钻研了。

阿晚去中学报名的时候,一家三口在校门口拍了张全家照。阿晚咧着嘴,笑得十分开心。看着阿晚这般无邪的笑容,晚爸晚妈觉得,只要阿晚快乐,此前的一切辛苦都值了。